

简析临朐白龙寺建筑基址的结构年代与性质

宫德杰

内容提要 :2003 年至 2004 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瑞士苏黎世大学联合发掘了山东省临朐县寺头镇小时家庄村北朝至隋唐寺庙遗址,揭露出了保存较好的一组佛教建筑基址,并出土了一批佛教石、陶造像标本。本文就建筑基址的结构进行描述并简要分析其年代与性质。

关键词 :寺院遗址 建筑基址 佛造像 风格特点

作者简介 :宫德杰,山东省临朐县博物馆副研究员。

白龙寺遗址位于临朐县城南 30 公里的寺头镇小时家庄村西山前台地上。据《嘉靖临朐县志》载,“白龙寺在县南 65 里”。又据《光绪临朐县志》载“白龙神庙在县治南六十里禅堂崮”。小时家庄寺庙遗址在禅堂崮的南麓,方位上与县志所载相吻合。当地有关白龙的传说颇多,寺庙遗址的东南角尚有白龙洞,因此小时家庄遗址或为“白龙寺”故址。1999 年 5 月,村民于村西挖自来水沟发现了寺址并出土了佛像,遗址也因此局部被盗掘、暴露出了建筑墙基。1999 年 7 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钻探,并探出了建筑基址。2003 年秋至 2004 年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朐县博物馆与瑞士苏黎世大学,以每年一期两个月的时间对该遗址进行了联合发掘。发掘出土了大量陶、瓷片标本和少量佛像残块标本,并揭露出了一处佛教建筑基址。本文就该遗址出土的建筑基址的结构、年代、性质试作探讨。

一、建筑基址的性质、布局、年代

小时家庄白龙寺遗址已揭露出来的遗迹可分两部分,其主体建筑是中心长方形砖包土台(东西长 20 米、南北宽 15.4 米,台高 0.8-1.2 米),北、东、南、西四面墙体连成的“□”形建筑墙基(其北墙内径长 26.45 米,西墙长 18.47 米,西墙南端与台子西墙间砖墙东西长 2.8 米,南北宽 4.25 米),该处遗迹似为与长方形台基相连的漫道。台子东头砖墙与“□”形东墙的大部分砖墙被破坏,从残存遗迹看,其间距与西边相似)。二者组合形成“回”形结构(图 1)。从基址内出土的佛造像残块、莲纹瓦当及砖墙内充填的残碎佛座(图 2)等来看,基址性质无疑属佛教建筑。就主体结构本身而言,没有重建的迹象,属一体的建筑布局,但倒塌有先有后,最先塌的是“□”形的北墙,该处建筑所用瓦当为重叠八莲瓣瓦当,直径 14.5-15、长 35、壁厚 1.5 厘米左右;板瓦一般长 36.5、大头宽 30、小头宽 23、厚 2.5 厘米左右,筒瓦长 36、隼长 4.5、宽 15、径高 9 厘米左右(图 3A、B)。出土瓦件尺寸大小差距一般 2 厘米左右。从发掘揭露的活动面来看,“□”形建筑先坍塌。因台子上的建筑物并未倒塌,且仍然使用,所以在“□”形建筑的废墟上形成了活动面;“□”形建筑南墙两条暗排水沟之上有明排水沟(图 4),足以说明其建筑倒塌后,台子上的建筑存在二期使用的情况。简言之,二期使用时,主要建筑仅存台子上的建筑。从“□”形北墙瓦砾堆积呈较窄长的布局,尤其是墙体齿形花砖砌筑面向南,东西两墙角亦转弯向南的迹象,以及西端砖台上的砖包木柱所留下的柱窝、柱础等情况综合分析,“□”形北墙为佛廊的可能性较大,而“□”形东、西两墙建有廊厦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西墙(东墙绝大部分已毁)在发掘中并未出现如同北墙一样密集的瓦砾分布区。再一点即东、西两墙距



图 1 白龙寺遗址揭露出的建筑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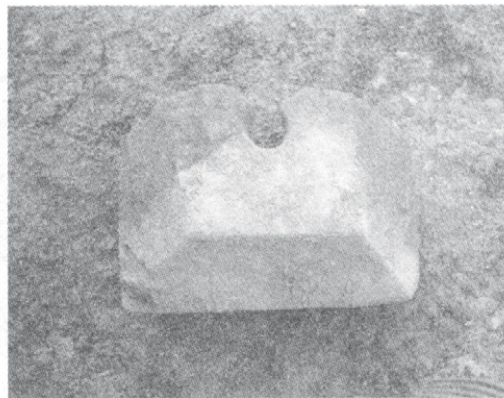


图 2 残佛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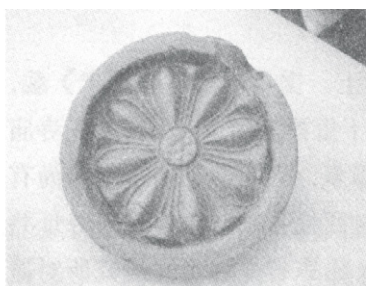


图 3A 八莲瓣纹瓦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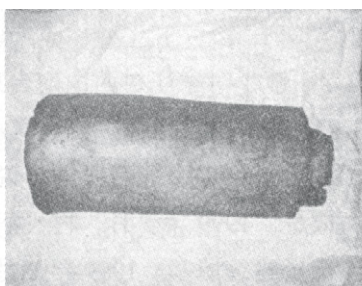


图 3B 筒瓦

中间台子不足 3 米，不若北墙距台子后墙 6.8 米的间距大。综合分析，最大的可能是东、西两墙以及“□”形布局南端，与中心台子相连的墙体，是为“□”形布局地下部分的院墙（所揭露的建筑基址大部分均在原地表以下）。最令人费解的是中心建筑砖包台子。从其位置看，无疑占据着中心

地位，相比之下，外围的“□”形建筑布局应属陪衬性的附属建筑。从中心位置台子的垒砌之精（图 5），所用砖块之考究，台子周围散落板瓦、筒瓦、瓦当制作较之先塌的“佛廊”规格要大（图 6），所筑砖墙之厚重（砖墙体宽达 0.45 米）且台子上有不规则、成片的人为铺垫之碎石块分布区（图 7），以及台子上虽未发现夯筑痕迹，但土质较硬等现象看（图 8），砖包台子上应有较重要的建筑，但究竟是什么建筑未找到明显的遗迹。台子处于整组建筑基址的中心位置，且用砖、瓦尺寸大，制作考究，还有加工细致的残石构件及彩绘过的石灰墙皮出土。从现在掌握的有关考古资料，所谓寺庙，尤其是中国早期寺庙，以佛塔为中心，有的甚至就是一座大型的佛塔。到北魏晚期时冯太后所建洛阳永宁寺，虽然仍以佛塔为中心，但已出现了相对而言规模较小、位于佛塔后面的佛殿。白龙寺遗址出土造像年代最早的为北魏晚期，所征集和发掘出土的造像中，纪年最早的为北魏末期的孝昌（525 ~ 528）年间和普泰二年（532）作品（图 9）。孝昌年间造像虽是残块，但其体量较大，可知此时白龙寺已有较大石造像。由此估计其建筑遗址的年代可能在北魏末年的孝昌前后，比永宁寺（公元 516 年）稍晚。结合绝大多数出土瓦当形制颇似南京钟山一号坛（南朝坛类建筑遗存）所出的 型瓦当来看（简报定为



图 4 暗排水沟上侧的明排水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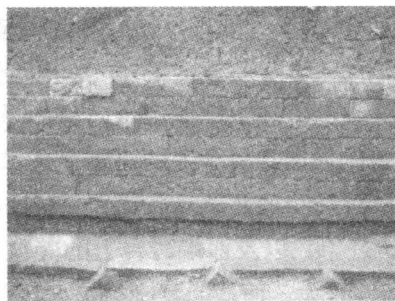


图 5 砌垒精致的中心台子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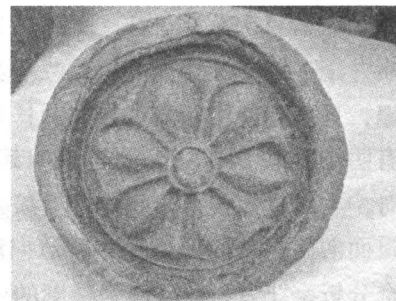


图 6 六瓣大莲瓣纹瓦当



图7 人为铺设的碎石块分布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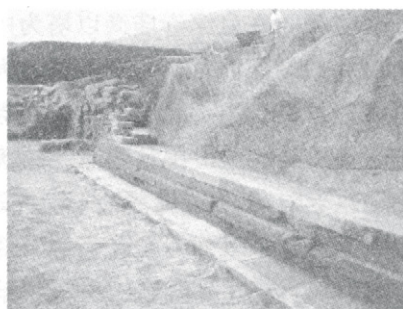


图8 墙体较宽厚的的砖包台子墙

刘宋时期)，白龙寺遗址年代确在北魏晚期^A。

小时家庄白龙寺佛教建筑布局十分紧凑，整体感强，应
为一次所建。从暴露柱洞、柱窝等遗迹来看，永宁寺布局中佛
殿的位置在此应为佛廊，毕竟山野寺庙以佛廊取代佛殿较易理
解。白龙寺建筑遗址暴露的砖包土台，是东西长 20、南北宽
15.4 米的长方形台基。从周边散落的板瓦筒瓦看，台子上肯定
有建筑，至于建筑类型，因无明显证据，所以不好断言。从已
知永宁寺等寺庙布局，可知至此时期寺庙都以塔为中心，所以
此台上的建筑也许就是木构小佛塔。较小的木质佛塔在基址的
处理上比较简单，所以建筑基址不太明显。也许原本基址的夯
土较薄，在建筑物倒塌后，此处变为农田，较薄的夯筑基址被
破坏掉了。

北魏孝文帝于公元 479 年在大同所建思远佛寺遗址，1976
年经北京大学调查，“发现遗址的中部有一座东西约 30 米、南
北约 40 米的塔基，塔基的前面正中有台阶；在塔基的上面有一座约十米见方的中心塔柱……在中心塔
柱的附近出了一些影塑的佛、菩萨像”^B。1979 年～1994 年发掘的永宁寺塔“塔基的平面呈方形，有
上下两层，下层的台基东西有 101 米，南北 98 米，使用夯土板筑的技术，厚度可达 2.5 米以上；在下
层的中心部位，筑有 2.2 米高的上层台基，四面用青砖包砌而成，边长约 38.2 米”。由上述两座已发掘
的大型塔基看，塔基下部的基址都很大，但上部中心塔柱并不很大，思远寺的中心塔柱只有 10 米见方。
做为山区小寺的白龙寺遗址砖包土台，或许台上也建有规模较小的佛塔，应该不难理解。还可提及的
是白龙寺遗址同样发现了模印的小形佛、菩萨像、或称白陶脱佛^C。当然永宁寺和思远寺都是有文献
记载的皇家大寺，北魏中晚期大型寺庙的佛塔有绕塔礼拜的长廊和上塔的慢道。白龙寺台子南边似慢
道的砖墙，以及台子北旁出土的风铎均似与塔有关。靠近台子北墙下地面上的柱洞，似说明这里建有
廊厦。

仔细推究“台子”究竟作何用途，是否会为大殿呢？而后边的“□”形是护卫大殿所筑的围墙
与长廊？问题是大殿的基址没有找到。再说，建筑基址的年代为北魏晚期，北魏晚期的皇家寺庙尚以
塔为中心建筑，在偏僻的山区不可能以大殿为中心。就已掌握的永宁寺发掘资料看，这时期塔在寺庙



图9 普泰二年造像

A 南京市文物管理所等：《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一号坛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 7 期，第 18 页。

B 常青：《中国古塔的艺术历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2 月，第 47 页。

C 肖贵田：《白陶佛与脱佛考》，《山东白陶佛教造像》。文物出版社，2011 年，第 36 页。

建筑的中心地位不容忽视。在皇家寺庙尚以塔为中心建筑的北魏晚期，山区寺庙就以佛殿为建筑的中心似乎更不可能。就一般情况而言，寺庙建筑的大体布局结构，应从上流社会向下传播流行。有学者称“永宁寺塔的考古发掘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在寺庙中心设塔，塔后设大殿的做法，取代了以往一塔独秀的局面，表明了佛殿的地位正在上升”^A。虽然殿的规模很小，但毕竟已有佛殿。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开始塑像建庙供养，“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其中“浮屠”就是佛塔。佛塔在古代的印度就是坟墓的意思。释迦牟尼去世后其身骨、牙齿等都是佛的舍利子，而八王分舍利后建坟墓即佛塔供养便成为一种风气，“佛教认为：信徒们如果能够经常性地环绕着佛塔做礼拜，就可以在来世获取无上的功德和福报”^B。佛教传入中国敬佛拜佛主要体现在建塔和造像上，中国早期的寺庙建筑主要以佛塔为中心，体现的也是作功德敬佛。永宁寺出现佛殿或是便于拜佛、或是便于存放数量较多的大佛，佛殿存放供养大佛要比佛塔方便。至隋唐，塔的地位在寺庙中减弱，而佛殿成为主要建筑，可能也是基于存放供养方便的原因。白龙寺建筑基址的年代只比永宁寺稍晚，在寺庙的结构上，塔的中心地位应不会有大的改变。还有一点就是民间寺庙规模都很小，无财力造塔，佛像就供养在小房子内，这种可能不能说不存在，而且佛塔同样可以造的很小，在永熙二年（533）张令妃造像背光的背面就以线刻在建中的小型佛塔^C。目前掌握的北魏晚期寺庙考古发掘资料都是规模较大的寺庙。中小型寺庙是否就没有佛塔？在距此不远的青州黄楼镇迟家庄村“兴国寺”遗址出土的石羊上，刻有“正始五年造千佛塔”的铭文^D。经调查，估计当初兴国寺的范围规模，仍应为中小形的寺庙。正始五年（公元508年）早永宁寺仅8年，由此可以看出北魏晚期古青州一带的中小形寺庙布局中亦有佛塔。

台子究竟是何建筑基址，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总之，对所暴露遗迹现象，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台子上原有佛塔，只是综合而论有佛塔的可能性较大。但不论什么建筑，不论台子上的，还是“□”形的建筑，就所遗留之砌筑精细的墙基，以及出土大量的大形板瓦、筒瓦、瓦当、和加工过的大型石块，以及彩绘的石灰墙皮，特别是用红、白等彩精心彩绘，制作精美的瓦当看，当初的建筑应是颇为考究、富丽堂皇的。总之，保存颇为完好的白龙寺佛教建筑基址布局，为我们提供了北魏晚期中小型寺庙遗址结构的重要实物资料。

发掘出土造像较少，分析原因可能有三点，一是毁佛运动后房屋挪做他用，佛像被人掩埋于废弃的坑穴之中或弃置河边；1998年村民在河边挖自来水沟时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造像，二期发掘在遗址西边的探沟内也零星出土了几块造像。二是佛像被毁后，佛教徒将其收拢存放，若干年后，建筑物坍塌，另做它用时，发现残碎造像，并将造像碎块移到河边或拆砖留下的墙基坑穴内，或随意丢弃在附近的坑穴中。一期发掘在遗址西南角被拆掉的“砖包台子”墙基坑内，就有存放造像的大型坑穴，可惜造像大部分被盗掘。三是部分造像可能埋在离遗址较远的坑内，难以寻找。就总的情况来看，这里造像的掩埋方式与青州龙兴寺^E、诸城体育场^F、临朐明道寺^G相似，应该绝大多数集中掩埋在前述遗址西南角的墙基下面。就出土不多的造像，也可看出其体量之大、雕刻之精不亚于明道寺等寺庙出土的造像。

A 常青：《中国古塔的艺术历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47-49页。

B 同上。

C 《保利藏珍》，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12月，第46-49页。

D 青州博物馆编：《青州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71页。

E 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第2期，第4-15页。

F 杜在忠、韩岗：《山东诸城市佛教石造像》，《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第231-262页。

G 临朐县博物馆：《山东临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宫佛教造像清理简报》，《文物》，2002年9期，第64-83页。

二、建筑物的使用与倒塌

对建筑物的倒塌年代及情况，结合暴露的遗迹现象，亦在此谈点粗浅的认识。佛教的发展兴盛，从某种角度上讲，会给统治阶级的统治带来一定的好处，便于社会安定。但由于佛教的过度泛滥，大量田产被寺庙所占，很多民众出家为僧尼，致使不少田野荒芜，严重影响国家的税收。所以，为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就会灭佛。历史上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有四次，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而寺庙建筑物的倒塌与佛教的兴衰、毁佛运动不无关系。从此处出土纪年造像看，最早的为北魏晚期孝昌年间（公元 525 ~ 528 年），即白龙寺造像纪年要晚于北魏毁佛年代，所以，白龙寺造像与北魏毁佛无关。而北周武帝的毁佛年代为北周灭北齐之后（公元 577 年）。白龙寺遗址出土造像年代也多集中在北魏晚期到北齐时期，而以东魏北齐数量最多，此期造像的发掘出土标本，雕琢精致，体型也较大（图 10）。所以，白龙寺造像首次被毁应为北周武帝灭佛。此次毁佛规模大、范围广，白龙寺不会幸免的。经历此次毁佛运动，佛像被毁，但寺庙建筑不一定被毁，据有关文献记载此次毁佛中好多佛殿都挪做他用。从出土具铭文造像与像座，白龙寺建筑基址的使用经历北魏、如：孝昌年造像、普泰二年造像；东魏，如：东魏兴和二年造像（图 11）；北齐，如：天统四年像座，武平七年像座（图 12）。据村民反映，1999 年出土的造像有的刻有“大隋”铭文。从出土不具铭文造像中也有含隋代风格少量作品来看，这里造像至少晚至隋代。因此，白龙寺在经历北周毁佛后至隋代佛教再次开禁，建筑又被重新使用。隋代虽然提倡佛教，但经历了北周灭佛之后，元气大伤，寺庙已无昔日辉煌，从北边“佛廊”砖墙因砖块风化而在墙缝中填补的许多歪歪斜斜的瓦片，甚至残佛座等情况看，建筑物的使用年限较长。瓦砾下面无佛像碎块，说明建筑倒塌前已不再作“佛廊”使用，或是塌前已将佛像移出。从地层堆积和遗址东南角暗排水沟之上的明排水沟看，“佛廊”倒塌后台子上的建筑仍被继续使用，所以可划分为一期使用和二期使用之别。二期使用时“佛廊”已塌，其坍塌的瓦砾堆积形成活动面。活动面上有唐代、宋代的瓷片等标本，说明台子上的建筑物存在时间较长。特别是活动面上发现了仅见的几块彩绘唐代瓦当，说明唐代台子上的建筑仍在维修使用中。既然台子周围倒塌的堆积层中，最晚的有唐代遗物，那么台子上的建筑物自然应为唐代或其后倒塌。



图 10 圆雕佛头像



图 11 兴和二年题记铭文



图 12 武平七年孙文造像题记

唐代大规模的毁佛者为唐武宗李炎，而白龙寺造像的末次被毁也可能为武宗毁佛。但为什么有唐代的瓷片而不见唐代的造像？若末次毁佛为唐武宗时期，从隋到唐武宗李炎有 260 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就没有唐代造像？其原因可能有三点，一是建筑物不再做寺庙使用，所以不可能有唐代的佛像。二是可能与“僻山穷乡的禅僧逐渐向繁华的城镇发展”有关^A。三是恐怕与一定区域内的大环境，大气

A 刘凤君等：《黄河三角洲佛教造像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40 页。

候有关,不仅白龙寺遗址,距其不远的沂山明道寺宋景德元年舍利塔地宫,出土数量颇多的造像中,也不见唐代造像,仅有北朝至隋代的作品。即使象青州龙兴寺这样有名的大寺庙,也仅仅出土了数量很少的唐代造像。由此看来,唐代虽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佛教繁荣时期,但在寺庙造像方面,尤其在在这一地区,已不能与北朝至隋代相比。此时更多见的是摩崖窟龕造像,如距其很近的禅堂固唐代摩崖造像、临朐城西石门坊唐代天宝年间的摩崖造像群,还有著名的青州云门山唐代摩崖石窟造像群等。

三、其它与寺庙相关的遗迹

古代寺庙不仅要有佛殿,还应有与之配套的僧房、炊事厨房等建筑物遗迹。此次发掘在“回”形布局的西北角,发现了东西长 5.04 米,南北宽 4.32 米,地面被烧烤成橙红色的房屋基址。从砌垒较粗糙的墙基等情况看,可能与炊事厨房有关。至于僧房、山门等,或因破坏严重,或因土坯筑房墙基较浅容易破坏,或是仅用探铲不好确认等原因,最终没有找到。

在“回”形建筑的北边还发现了一条东西向,深 1.7 米,宽 9 米的壕沟,壕沟与台子之间还有碎石堆筑带。但令人意外的是沟内除一点草木灰外,没有发现任何遗物,因此对确定壕沟的年代、性质带来了困难,从壕沟形成的迹象看又非自然形成,系人为所致,尤其在山区,东西向山脊的南坡、自然形成东西向壕沟是不可能的。到底壕沟与寺庙是什么关系,若从防水角度看,位于山前坡地上的寺庙,壕沟的防水作用不可小视。是偶然巧合?似不太可能。是早期遗迹?尽管这里有周代遗址,但沟内亦无周代遗物。是否建筑基址的周边也有壕沟,未作进一步的钻探与发掘。寺庙周围有壕沟,在这一时期的寺庙中并非没有,如洛阳永宁寺就有壕沟。白龙寺建筑基址发现的壕沟虽无标本证据确定其时代,但可以说应与寺庙建筑的防水、排水有关。

与寺庙建筑基址有关的遗迹,还有遗址东部所发现的两个窑址,两个窑址均在地表以下 1.2 米深处,陶窑为在生土中掏挖而成,两窑均为南侧略成弧边的正方形。东侧陶窑窑室东西长 2.89 米、南北宽 3 米。西侧陶窑东西长 3.01 米、南北宽 2.87 米(图 13)。



图 13 陶窑

从两个砖瓦窑炉膛内和其周围出土的砖瓦,与寺庙遗址出土的砖瓦大小形制一致来看,遗址建筑物的砖瓦应为该窑所烧制。

北朝时期,尤其是东魏北齐,佛教信仰兴盛,北齐国佛寺竟达 4 万余所,造像之风盛行。临朐处在古青州地区的中心区域,“青州”被誉为“东魏、北齐的霸业所在、王命是基”,这里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佛教兴盛,寺庙林立。近年来不断有佛像出土,已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有关造像研究成果颇丰。但此地此期的寺庙结构布局,既缺少文献记载又缺少考古发掘资料。古青州地区除此小时家庄寺庙遗址外,尚未正式发掘一处寺庙遗址。此处寺庙遗址又地处山区,对研究山区中小型寺庙的结构布局等等有着特殊的意义。其寺庙建筑基址虽遭局部破坏,但总的保护情况较好。发掘出土的建筑基址结构奇特,主体建筑“砖包台子”及其上面的建筑物虽有待进一步研究与确认,但“回”形的主体建筑布局,却为我们提供了北朝时期古青州地区中小型寺庙主体结构的重要实物资料。

(责任编辑 张 总)